

后韩美FTA时代韩中FTA的政治经济意义分析^①

安世英^②， 金佑炯^③

【内容提要】 作者从政治经济观点分析了韩国和美国与中国的 FTA。2007 年 4 月，韩国和美国在经历了 8 轮长达 10 个月的谈判后，达成了韩美 FTA 协定。韩美 FTA 是个双赢的结局，因为韩美各自声称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于 2007 年启动的韩中官产学共同研究，计划于 2009 年结束。如果韩中两国启动 FTA 谈判，势必影响韩日 FTA 再开和韩美 FTA 在各自国会的批准。本论文所述韩中 FTA 政治经济意义核心就是韩中日和美国的 FTA。

【关键词】 自由贸易协定；新地区主义；霸权博弈；东亚经济一体化

I. 序论

韩美于2007年4月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将影响两国的贸易、投资甚至政治安全，并将进一步影响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地区主义的实现。韩国通过韩美FTA不仅深化了和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合作关系，而且缩小了由于北韩核问题而导致的韩美同盟的裂痕。韩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12位，同时也是美国第7大贸易伙伴，韩美FTA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生效以来，美国对外达成的最重要的FTA。其实，日本、意大利等20个国家都希望跟美国达成FTA，但2006年初美国政府宣布启动韩美FTA谈判让许多邻国感到意外。尤其是在大米、汽车、牛肉等主要核心争论点谈判上存在分歧时，怀疑的声音就出现了，但谈判在延长了48小时后双方方便达成了一致。其中，两国总统的政治领导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11月，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14次APEC首脑会议上主张‘APEC自由贸易协定’（APEC-wide FTA）的布什认为韩美FTA具有牵制中国意图合并台湾、香港、澳门、A SEAN等经济体建立大中华经济圈（Greater Chinese Economic Zone）的政治经济意义。^④而且弗雷德·伯格斯坦（F. Bergsten）等认为中华经济圈有可能蜕变成只有亚洲国家的封闭经济圈（Asia-only Economic Bloc），即东亚的‘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而美国是不希望出现这一现象的，因此将在未来根据其战略发挥重要作用^⑤。具有此等政

^① 本论文不代表韩国政府观点，就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② 安世英，韩国西江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学博士

^③ 金佑炯，韩国外交通商部2秘，复旦大学企业管理学院博士生

^④ 有关中华经济圈跃升和美国立场的研究如下：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Derek 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IIE and CSIS, Washington D.C., 2006.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IE/CSIS joint project is available at www.chinabalancesheet.org.

^⑤ Bergsten, C. Fre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治经济意义的韩美FTA的达成将影响在东亚掌握主动权的中国、日本的FTA政策，也就是前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代表佐利克（Zoellick）所谓‘竞争的自由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潮流的由来。其实韩美FTA达成后中日两国都很关心和韩国的FTA谈判。特别是中国政府已开始同韩国政府展开磋商。如果在韩中FTA官产学共同研究结束后的2009年两国启动FTA谈判。势必影响2004年11月以后中断的韩日FTA再开和韩美FTA在各自国会的批准。本论文所述韩中FTA政治经济意义核心就是韩中日和美国的FTA。

基于上述内容，本研究将首先在第一章分析世界地区主义潮流和东亚3国与美国的FTA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东亚新地区主义和韩美FTA的政治经济意义。第二章则深入分析“后韩美FTA时代”韩中FTA的意义及相关建议。第三章为结论。

II. 东亚“新地区主义”和韩美FTA的政治经济意义

1. 东亚3国的FTA政策

与早期就起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韩中日三国在世界地区主义潮流中起步很晚。在GATT自由贸易体制下发展起来的韩国和日本将地区主义视为世界自由贸易主义发展的障碍，而1990年代才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则没有考虑过地区主义。

表1 - 主要国家自由区内贸易（Intra-FTA Trade）的重要性比较分析
-与其FTA成员贸易比例-

	2003年	2007年 9月
韩国	0%	22.1%
中国	10.4%	19.5%
日本	2.4%	11%
美国	12%	38.9%
墨西哥	10%	84.5%
新加坡	43%	39.2%

资料来源：WTO，世界银行，KOTRA

表1显示，在2007年9月美国和墨西哥的与其FTA成员的贸易比重为38.9%、84.5%，但相应的，韩国、中国和日本的比例只有22.1%、19.5%、11%，但新加坡则高达39.2%。这一数字显示了韩国、中国、日本落后世界自由贸易潮流的事实。在东亚，只有东南亚国家努力形成了东盟（ASEAN）。东盟是于1967年8月8日在曼谷成立，共10个成员国，为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1992年于新加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泰国、

the Next Decade, IIE, Washington D.C. pp.121-137.

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六国政府首脑正式决定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 简称AFTA)而后, 越南、柬埔寨、缅甸, 寮国也加入了AFTA。并且, AFTA通过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CER)扩大对外合作。

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使韩中日三国开始考虑经济一体化。尤其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加入WTO、以及多哈发展议程(DDA)谈判的举步维艰, 使得韩中日感到应该在亚洲地区相互合作, 于是三国自2000年开始积极启动了对外FTA谈判。在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原则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在1990年代末意识到FTA对世界自由贸易有不利的影响。但是仍在2002年和新加坡达成了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于2005年和墨西哥、泰国、菲律宾达成了FTA。还有从2006年11月起分别和ASEAN、马来西亚进行谈判, 于2007年达成了EPA。于2007年6月和澳大利亚启动了FTA谈判, 其中关于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对韩国有借鉴意义。

2002年以前, 中国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加入WTO上。2004年后中国开始积极的参加FTA谈判: 2003年与香港和澳门启动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与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ASEAN达成了FTA。目前中国正在跟澳大利亚、新加坡、进行FTA谈判, 和韩国进行FTA官产学共同研究。韩国和智利(2004年4月)、新加坡(2006年3月)、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等15个国家的FTA已经实施, 并正在和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印度、ASEAN(投资)进行FTA谈判。韩国和ASEAN的关于货物贸易(2006年4月)和服务贸易(2007年11月)的协定已经签署。并且韩国正在和中国进行FTA官产学共同研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结束民间可行性研究, 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FTA研究启动。特别令人刮目的是, 韩国在和美国达成FTA后立即与欧洲启动了FTA谈判。韩中日ASEAN等东亚国家不但达成了双边之间的FTA而且开始讨论建立像EFTA, AFTA一样的‘东亚自由贸易地区(North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表2 - 韩中日美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推进现状

	实施/签署	进行	共同研究
韩国	智利(2004), 新加坡(2005), EFTA(2005), ASEAN(商品, 服务), 美国(2007)	日本(中断), EU, 印度, ASEAN(投资), 加拿大, 墨西哥	中国, 土耳其, 新西兰(结束), 奥地利(结束), 秘鲁(结束), MERCOSUR(结束)
中国	香港(2003), 澳门(2003), ASEAN(2005), 智利, 巴基斯坦, 新西兰(2007)	GCC, 新加坡, 奥地利	印度, 韩国, 冰岛
美国	以色列(1985), 约旦(2000), 摩洛哥, 智利(2004), 新加坡(2004), 哥斯达黎加(2004),	泰国, 马来西亚, 厄瓜多尔, FTAA(中南美34个国家)	台湾, 巴斯棋坛, 新西兰, 埃及

	-尔瓦多 (2004), 洪都拉斯, 个哥多巴, 哥伦比亚, 秘鲁, 巴拿马, 韩国 (2007)		
日本	新加坡 (2002), 墨西哥 (2005), 泰国, ASEAN (2007)	印度, 马来西亚, 韩国 (中断), 智利, 奥地利,	台湾, 加拿大, 印度, 新西兰,

资料: Bilateral.com, 韩国外交通商部 (2008)

2. 东亚‘新地区主义’

积极推进FTA的韩中日与其FTA成员之间的贸易 (Intra-FTA Trade) 在2003年到2007年9月间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韩国从2003年的0增加到2007年9月的22.1%。同期, 中国从10.4%增加到19.5%, 日本从2.4%增加到11%。这样的区内贸易的增加使东亚新地区主义快速发展。其政治经济意义是如下:

(1)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华经济圈的形成趋向

中国FTA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南方政策” (Moving towards the South)。2001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中国-ASEAN首脑会议上, 中国朱镕基总理提出和ASEAN构建FTA的设想。2002年11月, ASEAN召开的中国和ASEAN首脑会议上达成启动FTA谈判的共识。双方首先于2005年7月开始降低工产品关税, 并计划于2010年与印尼, 马来西亚等ASEAN6国, 于2015年和越南, 柬埔寨等ASEAN4国把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降到0。在这里, 重要的是中国南方政策旨在形成可以影响包括ASEAN10个国家在内的中华经济圈。尽管在东南亚居住的约4千万的华侨人口仅占当地人口的10%, 但他们的经济能力却占了2/3。其实中国的意图是把华侨掌握的东南亚经济通过中国ASEAN的FTA拉进中华经济圈。

在表3, 中华经济圈一旦形成将占世界GDP的5.8%, 世界人口的29.5%。中国经济圈的建设会影响在这个地区掌握霸权博弈 (Hegemony Game) 的美国和日本的对外政策^①。

表3 - 中华经济圈 (GCEZ)

	GDP (亿)	占世界比重 (%)	人口 (百万)	占世界比重 (%)
中国	1, 409	3. 9	1, 280	20. 7
ASEAN 10	682	1. 9	546	8. 8
中国 + ASEAN	2, 091	5. 8	1, 826	29. 5
合计	36, 170	100	6, 198	100

资料来源: IMF, GDP (2003), Population (2002)

(2) 东亚新地区主义可能导致‘封闭东亚经济圈’

至今领导东亚地区主义的APEC是以标榜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宗旨(Open Regionalism)。这是在非差异主义的原则上排除对区外国家的差异的不平等。APEC表面上看是理想的地区主义,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比EU、NAFTA凝聚力稍弱的一个地区主义而已。自1990年开始,东亚国家主动推进FTA,区内贸易和投资增加,特别是韩中日三个国家之间积极推动在区内生产分工(Production-sharing)^①下市场主导的经济一体化(Market-driven Economic Integration)。尤其是韩中产业之间纵向贸易的大幅增加进一步提高了两国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度。

东亚国家希望在FTA制度上并基于市场导向在东亚诞生‘新地区主义’。但是这样的新地区主义是针对美国,EU等区外国家,有可能导致东亚新地区主义最终变成封闭的东亚经济圈。弗雷德·伯格斯坦(2005)认为美国对东亚3国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因此美国对新地区主义的担心更多。而由东亚16个国家(韩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ASEAN 10个国家)参加的东亚首脑会议(East Asia Summit)更增加了这种担忧。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次印度能够参加的会议上美国却未能参加。

3. 东亚新地区主义和美国的立场：韩美FTA的政治经济意义

美国对东亚新地区主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都比较坚决,即反对中国通过中华经济圈的形以掌握东亚的主导权,而自然产生的封闭东亚经济圈。美方认为在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制下繁荣起来的日本掌握东亚主导权对美国来说问题不大。但如果中国主动形成中华经济圈不仅会在东亚建设封闭的东亚地区主义,而且还会在东亚对美国形成安保威胁。如美国无法阻挡这一进程,则必将为此付出代价^②。弗雷德·伯格斯坦(F. Bergsten)认为“如果在东亚形成没有美国的封闭经济圈,美国将要付出贸易转换成本,而这将导致美国每年出口减少达250亿美元”。而且该贸易转换成本将由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承担。此外,这样的封闭的经济圈是渐渐排除美国而增加韩国、中国、日本与ASEAN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会引发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

因此,为了向东亚国家展示能够替代APEC的环太平洋经济一体化前途,美国总统布什于2006年11月在APEC首脑会议上提出河内设想^③。而美国和东亚连接的亚太经济协作的第一产物就是韩美FTA的达成。对美国国家战略的政治经济意义是:

(1)实施美国FTA围堵战略(Containment Policy)以抑制可能的中华经济圈。美国为了压制中华经济圈的形以掌握东亚的主导权,在安保方面通过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方军事同盟牵制中国的军事力。同时,美国采用了通过韩美FTA带以牵制中国的FTA包围战略。由于在东亚国家当中理想的对象国就是韩国、日本,但其中如果美国和世界经济强国日本达成FTA将给美国带

^① Kimura, Fukunari and Hayakawa, Kazunobu, “Level Uneven Terrain: Integr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Korea.

^②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立场是参考“China: The Balance Sheet(2006)”

^③ Schott, J.S.C. Bradford, and T.Moll, “Negotiating the KoreaUS FTA,” IIE, Washington D.C., June 2006.

来很重的负担。因此，韩国成为美国FTA的首选目标，以期随后形成以美国-日本-韩国连接的巨大海洋市场经济圈做为对中华经济圈的牵制。

(2) 韩美FTA是对一种牵制韩国经济渐渐融入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政策手段。2003年美国是韩国的最大的贸易对象，但2004年韩中交易额(619亿美元)便超过了韩美交易额(413亿美元)。而且，韩国40%以上的投资都投在中国，韩国成为中国第2大海外投资来源地。相反美国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从2002年的15%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10.4%。因此，如果美国 and 韩国不达成FTA将意味着美国放任韩国经济融入中华经济圈。

(3) 韩美FTA对美国来说是继NAFTA以后‘经济方面最有意义的FTA’，而且也是第一次和东亚国家达成‘巨大的环太平洋FTA(Large trans-Pacific FTA)’。美国尽管与智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达成了FTA，但美国国内仍然存在许多指责，即自NAFTA达成后没有达成任何对美国企业有实际意义的FTA。而和美国的第7位贸易对象国、第六位农产品出口对象国韩国达成的FTA则缓解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压力。

III. 在后韩美 FTA 时代韩中 FTA 的政治经济意义

1. 韩美FTA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韩美FTA的达成具有在东亚的新地区主义下新生一个‘巨大海洋市场经济圈’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意义。通过韩美FTA韩国再次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意味着其形成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巨大海洋市场经济圈’的期望。这样一来，东亚就会分裂成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的中华经济圈(Greater Chinese Economic Zone: GCEZ)和美国-日本-韩国的海洋市场经济圈。韩美FTA引起的东亚的政治经济的变化会导致国家之间更激烈的贸易自由化竞争(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这是中国难以接受的现实，将使其为在东亚和美国经济势力达到均衡而积极的推进和韩国的FTA谈判。

韩美FTA达成后在东亚诞生的‘巨大海洋市场经济圈’，中国积极的推进和韩国FTA，以及美日中印之间更加激烈的霸权博弈(Hegemony Game)，将使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更加激烈，由此会使得韩国在东亚成为东北亚FTA的核心利益点，从而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会在投资、出口、技术转让等方面获利。

考虑在东亚掌握霸权的美国、日本、中国均是韩国主要贸易对象国，韩国又在巨大海洋市场经济圈和中华经济圈之间拥有决定性一票(Casting-vote)，再加上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韩国的区内协商力势必会增强。或者说，如果韩国能在东亚美、日、中之间找到自己的中间位置，那么必将会加强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发言权。

2. 韩中FTA的政治经济意义

韩中两国的贸易规模于1997年以后增加了23倍，于2007年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亿美元。而且在投资方面中国是韩国最大的投资对象国，而韩国也是中国的主要投资国家之一。

根据2004年韩中首脑会谈协议，2005年两国之间进行了FTA的民间可行性研究。历时2年的民间可行性研究主要分析了：（1）韩中经济合作现状，（2）韩中FTA的宏观经济的效果，（3）韩中FTA的贸易和投资效果，（4）韩中FTA的产业间影响分析。在2006年11月APEC部长会议中召开的韩中通商长官会议上，双方同意，于2007年启动官产学共同研究，计划于2009年结束。

根据按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的研究结果，如果韩中两国达成FTA妥协将使韩国取得15.5亿美元（2.3%）的GDP增加，尤其是韩国在制造业将取得2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于农产品，如果把关税降到90%从中国进口增加额是100亿美元，大部分的贸易逆差集中在农产品，而林水产只有1亿美元^①。

对于制造业，韩中FTA达成的低价中国制成品将增加韩国消费者的获益，但韩国中小企业将会蒙受损失。而由于中国的海关程序简单化，关税撤销，贸易救济措施的缓和等，韩国企业将为了更加靠近这个13亿的巨大消费市场而增加对中国出口。

但是两国谈判时韩国敏感的农业问题将会是最大的障碍。其实中国的农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在中国总体农产品出口中占有率较小，因此谈判的时候中国把农产品作为一个谈判筹码。但是大部分的韩国企业将会因为可以向中国出口增加等原因而赞成韩中FTA^②。中国由于对服务投资谈判的态度不成熟等原因而不愿意进行服务和投资谈判，但韩国则要求包括服务投资在内的FTA^③。

表4. 韩中FTA对韩国经济预测效果

区分		FTA前（2004）	FTA后	
GDP		778兆 4千亿元	796兆 3千亿元	+17兆 9千亿元 (15.5亿美元)
人均GDP		14, 162美元	14, 488美元	+326美元
产业别贸易收支	制造业	223亿美元	249亿美元	+26亿美元 (11.7%)
	农林水产业	+21亿美元	+123亿美元	-102亿美元 (486%)

资料：韩中FTA的经济效果，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2004

考虑达成韩美FTA以后会出现东亚自由化竞争和新政治经济变化，中国将像达成中国-ASEAN自贸区一样推进‘战略的FTA’。就是说中国并不完全看重韩中FTA的经济效果，而是为了掌握东亚的主导权(Hegemony)才尽快与韩国启动FTA谈判。如中国能够充分理解韩国国内农民团体强烈的政治反对意识而采取弹性的谈判态度，即在谈判的时候中国同意韩国

^① Young-Sook Nam, Economic Effects of Korea-China FTA and the Main Issues, KIEP, 2005. PP.135-137.

^② 全经联，韩中FTA企业意见调查，2005年

^③ Young-Sook Nam (2004) : pp146

对其敏感的农产品加以保护，那么韩中FTA会在早期达成。

韩美FTA和韩中FTA将在很多方面相互关联。韩美FTA的尽快批准，使韩中FTA也会顺利的进行。如果像韩智利FTA批准一样，韩美FTA批准造成重复搁浅，那么韩中FTA推进也是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在韩国社会内部对美，对中关系存在不同的政治观点。反对韩美FTA的国内利益集团坚称和美国FTA将导致韩国经济对美国的从属。很多韩国利益、政治集团同样认为，如韩中FTA启动谈判，也将导致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从属。事实上韩国经济在战后50年内对美依存相当大，而自2004年后在贸易、投资方面很快和中国经济产生了联系，‘韩国经济的对中从属论’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韩中FTA达成后能够克服对中从属论的途径就是韩美FTA，如果韩国先批准韩美FTA后再与中国完成FTA，那么韩国经济对美从属论和对中从属论都将失去说服力。

为了达成像NAFTA、EU一样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需要通过韩中日FTA来完成。可是如果具有中等经济规模的韩国态度消极，那么韩中日FTA推进可能性就不大。而在东亚与中国对立且和美国联手形成巨大海洋经济圈的日本首先与中国启动FTA在现实上同样不可能。而且日本政府不能忽视会由对中日FTA引起的农产品开放问题的政治负担。中国与位居世界经济第2位的经济大国日本达成FTA也会引起经济社会的负担，而且也很难预测中日FTA产生的经济得失。因此，日本，中国将首先与韩国完成韩日FTA、韩中FTA，然后再推进中日FTA。这样才会启动完成韩中日FTA。

3. 韩国的FTA战略

韩国跟哪个国家达成FTA对韩国更有利？中国还是日本？这里有三个选择。第一，韩中→韩日；第二，韩日→韩中；第三，韩国与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启动。

三个选择中对韩国更有利的战略就是第三个，即和中国、日本几乎同时启动‘同时的FTA战略’，这个要比先与中国和日本当中一个国家达成FTA，然后再与另外一个国家做的‘顺差的FTA战略’要好。比如说，在韩中FTA韩国农业是劣势产业，但在韩日FTA中是优势产业。韩国是将韩中FTA对农产品开放而引起的国内农民团体的反对通过韩日FTA农产品出口相抵。第二，韩国和中国与日本FTA谈判使中国和日本竞争，因此韩国跟两个国家在谈判的时候会掌握主导权。因为在日本和中国的立场下与韩国进行FTA谈判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合作，而是共同在东亚掌握主导权，进而促进中华经济圈的形成。

韩国与中国谈判的时候要考虑的是韩中FTA的质量。高水平的FTA，中水平的FTA，低水平的FTA当中低水平的FTA是因为违反GATT的28条8项原则而在现实上不可能实行。比起FTA开放程度和经济利益，韩国和中国都更重视达成FTA妥协，把农产品，一部分工产品等的问题例外处理。考虑到国内利益团体的反驳和韩中FTA的政治经济重要性，韩中FTA可能达成中水平的FTA。

IV. 结论

本文从东亚新地区主义观点分析了关于在2007年达成的韩美FTA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在韩美FTA带来的新地区主义下韩中FTA的政治经济意义。该文章的启示是，韩美FTA不仅具有经济效应，而且还是牵制中华经济圈形成的政治动因。韩美FTA将会带来竞争的自由化潮流，而且影响中国在东亚掌握主导权。在由韩国-美国-日本组成的巨大海洋市场经济圈和中国-ASEAN组成的中华经济圈对立的情况下，美国、中国、日本都是为了掌握主导权而努力，这会导致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与每个国家推进FTA的时候更多考虑政治经济因素。东亚国家当中第一次跟美国达成FTA的韩国不但成为FTA的纽带国家而且提高了国际地位。韩国的经济规模是比美国、中国、日本小，而且韩国不会参与强大国之间的掌握霸权竞争，这意味着韩国会因此而在韩中日FTA进行时起重要的作用。所以即将会启动的韩中FTA不仅考虑了两国的经济得失，而且更考虑到像霸权博弈等经济以外的因素。韩中FTA具有‘政治性’，而一旦启动谈判会早期达成FTA。本文提出了比顺差的FTA战略，韩国和中国、日本几乎同时启动FTA谈判然后做中水平FTA(Mid-level FTA)。这样就能够避免政治方面敏感的问题，因中国、日本相互竞争而使韩国取得有利的位置，且国内政治方面又能够克服农民等利益团体的反对。

本文的意义是从政治经济观点分析了韩国和美国与中国的FTA，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研究和补充。特别是本文章对于一些贸易问题的学术预测和现实的FTA结果可能会有背离。因此未来的研究将会按韩美FTA批准和日本与中国的FTA推进继续进行。

参考文献：

Ahn, ChoongYoung, Economics of Korea and East Asia, Seoul, Bak Young Publication, 2001.

Ahn, Se Young , “The US New Trans-Pacific Initiativ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US-Korea FTA”, Working paper at the East-West Center, Hawaii. Dec. 2006.

Ahn, Se Young , “Domestic Politics of FTAs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The Korean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ssoci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July 29-30, 2006.

Ahn, Se Young,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US-Korea and its Domestic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l Studies) & Chosun Ilbo,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6-27, 2006.

Bergsten, C. Fred, “Embedding Pacific-Asia into the Asia-Pacific: the global impact of an East Asia Community,” Speech at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Tokyo, September 2, 2005.

Bergsten, C. Fre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IIE, Washington D.C.

Bergsten C. Fred,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Derek 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IIE and CSIS, Washington D.C., 2006.

Cao, S.G., “The development of FTA in East Asia and Chinese Respon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North East Asia Trade Policy Cooperation & Overseas Conference, Nanjing, China, organized by the Korean Association of Trade and Industry Studies, 2002.

Curtis, Gerald, “Strategic Continuity in US East Asia Policy”, Kudan Square(The News letter of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Tokyo, No24, September 2007

Kimura, Fukunari and Hayakawa , Kazunobu, “Level Uneven Terrain: Integr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Kore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EF Conference, Choonchun, Korea, July 2006.

Schott, J.S.C. Bradford, and T.Moll, “Negotiating the Korea-US FTA,” IIE, Washington D.C., June 2006.

Urata, S., “Japan’s Strategy toward FTA”,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for the Asia-Pacific

Abstract

We analyzed Korea's FTAs with the US and China from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April 2007, Korea and the US finally reached an FTA agreement after 10 months and eight rounds of negotiations. The Korea-US FTA carefully maintained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within both countries, so as to afford benefits for both sides. The Korea-China Joint Study FTA, which started in 2007, will be concluded in 2009. Initiating FTA negotiations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will most likely affect renegotiation of the Korea-Japan FTA and ratification of the Korea-US FTA in Korea and the US. Thus,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ux of the Korea-China FTA lies in the FTAs between Korea, China, Japan and the US.

Key words : Free Trade Agreement, Hegemony, New Regionalism